



邵旭辉学长（左1）全家福

是陪伴我们健康一辈子的又一个财富，没有最强，只有更强。我每年的目标就是和自己比，提高前一年的马拉松完赛时间。虽然越来越难，却也是乐在其中。

现在，我的两个孩子都是高中生，会

陆续开始上大学了。这让我从一个家长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当年的大学生活。虽然现在的孩子有着十分优越的物质条件，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，世界级大学的软硬件设施比我们当年有了质的飞跃；但我真心觉得，如果她们的大学生活有我们当年在清华的一半那么好，作为一个家长我就十分满意了。我的老同学，我相信你们也有同感吧！

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我们，经历了可能是中国近代变化最大的50年。毕业30年，这是一代人的时间。人生能有几个30年？让我们定个小目标，为下一个更美好的30年祈祷祝福。

## 建环人说建环

○张颖（1999级建筑）

2022年建环专业成立70周年的线上庆典，我坐在电脑前面，感动于五湖四海的学长学弟们发来的祝福语，“七秩弦歌励耘，你我传承，万千桃李芳菲，感念师恩。愿新老校友，心系天下冷暖，情牵广厦万间。”十年，一秩；七秩，弦歌。我们这一届同学，本科毕业也整整20年了，也开始回忆我们自己的弦歌。

### 从误会开始——“做环境设计还是做设备工程？”

我们这一届高考生，都经历过电话查分的紧张。还记得1999年7月中旬的那个傍晚，当我用微微颤抖的手指输入考生代码，听到电话那头的机器语音依次报出语、数、外、物、化的分数时，我暗暗握紧拳头：清华，稳了！

那一年是浙江考生第一次明分填报志愿，出于迷之自信，浏览完清华的全部专业之后，我几乎凭着第一眼好感就勾选了三个热门专业。终于，在忐忑中盼来了EMS挂号信，打开录取通知书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专业：建筑环境



2002年12月，在建环专业的系馆门前合影。前排右2为张颖

## □ 值年园地

与设备工程。

建筑环境？设备工程？我一脸懵，重新翻看招生手册，原来在1998年之前，这个专业名为“供热供燃气通风和空调工程”，1999年是第一次变更为“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”。这让原本错失心仪专业而略感失落的我迅速调整好了心态，重新找到了对未来的憧憬。

每个新生对系馆都有着独一份的期待。我们旧土木馆是一栋拥有着时光馈赠的老房子，深深浅浅的青砖饰面，爬山虎肆意张扬地占据着大部分墙面，门头上工工整整的五个字“土木工程馆”，以及左右两侧各一块铜牌“建筑技术科学系”和“建筑环境与设备研究所”，让师生们进出之间就有着穿越时空的厚重感。

如前所述，尽管1999年全国专业学科调整，原先的暖通空调专业已统一更名为建环专业，但我们的班号还是沿用了之前的番号，于是，我们就幸运地成为最后一届“空”字班学生。如同系馆给人的初印象一样，建环专业一届只招收一个班，在学校里是小众而低调的，很多外系的同学并不清楚“建环”是做什么的，加之班号“空九”，更是平添了空灵和神秘的意味。

### 专业再认识——“学习空调 是为了消灭空调”

大一的课程都是工科基础课，比如机械制图、高等数学、微积分，一般都是一两百人的混班大课，所以对专业并无太多的认识。到了大二，建环专业历史性地从热能工程系转入了建筑学院。我们在选修课上多了很多选择，让我这类自诩文艺青年的“伪工科生”感受到了专业的丰富度和跨界的充实感。



2002年12月，酣畅淋漓的雪仗之后。左2为张颖

如果说大二让我对专业开始有了朦胧认知，大三“建筑环境”这门大课，则让我真正开始了专业启蒙。教授“建筑环境”的是朱颖心老师，朱老师极有魅力，同学们久闻大名。没想到，朱老师的开场白竟然说：“请大家记住，我们建环专业学的是空调，但我希望，最终有一天通过我们的努力，可以消灭空调”。在大伙儿还懵圈的时候，朱老师继续说，建筑环境的营造并不是只有人工手段，传统民居的天人合一、道法自然，同样可以实现冬暖夏凉的室内环境。所以，在追求技术发展的路上，永远不要忘记老祖宗的智慧，永远不要忘记建环专业的初心。

系主任江亿院士给我们上建筑自动化课程，需要用MATLAB编程，并用教研室自己开发的DeST软件进行系统搭建和模拟仿真。对我这样的软件小白，课程作业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，一度怀疑是不是跨界到了自控专业。但今天回过头去看，不得不敬佩老师们的行业洞察力和视野前瞻性。这门课程让我们成为了“懂自控的暖通人”，而不只是“会画图的暖通人”，这对于我们在建筑节能领域的职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随着专业课的深入，我们对专业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。建环专业虽小，但使命目标却是营造健康舒适的人居环境，这一切又要在能耗约束的前提下、用最合理最节约的方式实现，也就逐渐形成了建筑节能、健康环境以及绿色建筑等学科方向。后来，随着国家“双碳”战略的提出，我们的专业再次更名为“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”，建筑领域的碳达峰、碳中和，成为本专业发挥专长的又一重要舞台。

我们班入学的时候一共28个同学，其中7个女生，在工科里算是女生比例挺高的。一般而言，女生多的班级，通常班级活动也比较多。

每一年都会有印象深刻的瞬间。大一过年放假前，男女生头一回凑在一起包饺子，天南海北的各色饺子自不必说，同学们一边呼着热气儿一边把饺子从男生楼搬去女生楼的欢乐景象，成了冬日里最温暖的画面。大二那年，听说千禧年狮子座流星雨会带来好运，我们好几个同学一起坐着绿皮火车去了张家口，在寒风中哆哆嗦

嗦裹着破毯子躺在小操场上，直到看见流星接二连三地划过夜空，大家瞬间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全然忘了还有许愿这个事儿。大三恰逢2002世界杯决赛，巴西大战德国，一群真球迷和伪球迷拉着辅导员魏老师，一起熬了整个通宵，热血沸腾地看完整场比赛。

大四冬天，一场酣畅淋漓的雪仗之后，原本毕业前的美好时光却和非典不期而遇。我们一些同学跟着江亿老师接听“北京市空调系统防SARS咨询热线”，回应市民的咨询，并对部分楼宇进行上门检测；一些同学跟随张寅平老师，迅速开发出了用于医务人员的相变降温服；一些同学跟着朱颖心老师开展大量的实验研究；还有一些同学和赵彬、李晓锋老师一起，建模分析飞沫传播对病毒扩散的影响。班上好几位同学的优秀毕业论文都是和呼吸道、颗粒沉降相关的研究。比如班上陈曦同学执笔的《非典时期的空调人》一文，至今还保留在清华新闻网的“抗击非典”专栏中。这些，都成了那个春天最

难忘的记忆，而当时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衍生出相关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又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大四第二学期对于空九班来说，不仅是紧锣密鼓搞研究做毕设、尝试为社会贡献力量，也因为第一次、也是唯一一次赢得建筑学院的篮球赛冠军，用一场胜利为毕业划上完美句号。

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毕业离别，我们曾制作了一张



空九班毕业合影。前排左2、左3为朱颖心老师、江亿院士，第2排左5为张颖校友

## □ 值年园地

纪念光盘，收录了四年的光阴故事。光盘的名字借用了当年火爆的游戏“Final Fantasy”，以此来致敬最后一届“空字班”。在撰写本文的时候，班级同学把光盘文件放到网盘上，好多人连夜下载，一起回忆那段青春飞扬的日子，纷纷在班级群里感言：

20年一晃而过，篮球夺冠那场看了两遍！可能时间太久了，视频里的场面几乎没印象了，完全当作一场新比赛在看……这种场面可能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留在回

忆里，在20年后重新回看时依旧热血沸腾。

### 结语

岁月如歌，感恩母校给予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，让我们在滋养中逐渐成长为自己想要的那个模样。四十岁，已然不惑，空九班很多人依然深耕在建筑节能、建筑环境和建筑双碳相关领域。无论身在何方，母校始终是最温暖的港湾，始终给予我们奋斗的力量。

## 行健不息 笃行不怠

○王攀（2009级电机）

校庆日，我们回校参加年级毕业十周年庆典，与同学们再次重逢，许多简单却珍贵的记忆突然就苏醒，并向我不断地涌来。我想起入学时从西门进，掠过荷塘、二校门，最后到综体报道，这一路上那变换的人和风景；想起第一年让整个北京城瞬间入冬的好大的一场瑞雪；想起暑假里和大家组团开展社会实践前的兴奋与期待；想起加入自行车大军在各个教学楼间穿梭；想起在东操为参加北京马拉松练习跑圈，在游泳馆和同学们一起第一次下水；想起丁香园的香锅和清芬园的胡辣汤；想起在一个爽朗的秋夜，抬头看见校园低低的夜空中缀满了星星……最终，我想起十年前在毕业典礼上，与同学们齐声合唱“莘莘学子来远方、行健不息须自强”。之后，我们与母校告别，从这个充满知识和梦想的地方出发，踏上了人生新的征程。

毕业十年来，清华精神勉励我一路前



2013年本科毕业之际的王攀

行。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的校训，东操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的标语，电机系“为学与为人”的告诫，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。

清华精神教会我扎根一线。2016年我来到国网武汉供电公司，努力在电力行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。在供电公司，基层一线的工作经历扎实而厚重。我一来就到了输电运检班，日常工作是维护高压电线和铁塔，用我班长的一句话说：“这里的